

夜 阑 人 静 时

潘 吉 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98575

潘吉光 著

夜阑人静时

——中短篇小说选集

夜 阑 人 静 时

潘 吉 光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08,000 印数：1—15,300

ISBN 7-5404-0310-1

1·243 定价：2.70元

目 录

序.....	廖俊杰(1)
古槽门.....	(6)
琴.....	(17)
她乘波音归来.....	(48)
锈锁.....	(118)
因为, 我是父亲.....	(183)
屋.....	(236)
夜阑人静时.....	(257)
黎明前的哭声.....	(262)
誓言.....	(267)
他去了, 又回来了.....	(285)
岩妹.....	(301)
故事, 没有标题.....	(320)

序

缪俊杰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书稿，是湖南作家潘吉光即将付梓的中短篇小说集《夜阑人静时》。掂掂这部书的分量，我着实为这位老朋友的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

吉光和我在大学同窗，毕业后分在两地工作，将近三十年仅见过几次面。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除了做好编辑的本职工作，还潜心创作。他从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都涉猎过，但成绩最显著者仍在小说，收集在《夜阑人静时》中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就是他辛勤劳作的见证。

我很赞赏吉光创作的视野开阔，立意奇巧。吉光多年从事文艺工作，接触的人多，文友亦多，天南海北，开阔了自己的思路，增长了各种见识。他经常深入到生活第一线，贴近时代，贴近现实，从群众中汲取诗情和创作素材。所以他的创作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视我们时代的生活。这十几篇小说，题材面就很宽，有的表现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

际遇和奉献精神（如《他去了，又回来了》、《锈锁》、《夜阑人静时》、《因为，我是父亲》等），有的反映时代大潮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如《屋》、《古槽门》等），也有对社会生活中不正之风的抨击（如《故事，没有标题》、《誓言》等），还有异国男女的悲欢离合（如《琴》、《她乘波音归来》）。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时代生活的画面。让我们窥见了人民的悲欢和生活发展的轨迹，更看到了三湘四水的风情和它的儿女们的人性美与人情美。

随着改革、开放，创作界进行各种探索，我们的文学呈现出多姿多采的局面，令人欣喜，也使人眼花缭乱。吉光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从美学取向上，他坚定地走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变革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从“写真实”出发，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给人们描绘出特定时期真实的历史图景。象《锈锁》中所描写的人民教师钱学广的坎坷命运；象《故事，没有标题》中所表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的悲喜剧；象《他去了，又回来了》中的知识分子的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象《屋》里所反映的政治上斗转星移所引发的感情纠葛，等等。作者都站在时代的高度，把艺术视角对准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并作了非常真实的描绘，读起来给人以时代的切近感与亲切感。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抹煞或贬低这一艺术流派的艺术价值和它的光采。

吉光的小说意高义深，特别注意揭示蕴藏在人物心灵深

处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过去“左”的思潮泛滥时期，一直成为禁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思想大解放，文学家们从艺术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写出了许多撕心裂肺的感人篇章。吉光的有些作品，例如《琴》、《她乘波音归来》和《他去了，又回来了》之所以值得重视，不在于它所编织的故事具有某种传奇色彩，而在于作家以某种超越性的目光观照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充盈于人物内心世界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无论是泽野绢子、井上英吉，还是秦景春，无论是高桥佳子还是徐雨屏，无论是殷雄还是丁星星，他们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但通过作家的艺术描绘所表现出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因而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我以为，这与作者善于大胆地开掘人物的心灵美是分不开的。在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有些人物虽然不是土生土长，但中华民族美好情操的陶染，使这些出生在异国土地上的善良的人们，也富有三湘四水儿女们的淳厚、质朴、善良的性格特色。吉光的作品也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的不公正的事态的愤懑，如《故事，没有标题》中，作家以带喜剧性的诙谐笔调，揭露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其批评是尖刻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爱。他的作品洋溢着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友爱、互相尊重的美好感情。尽管我不太喜欢作者在《因为，我是父亲》里所构筑的故事框架和设置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但我想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在爱情婚姻观念上作一些新的探索，并且表现以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新的爱情观来处理这种奇特的矛盾冲突，其初衷还是积极的。

可以看出，吉光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手法上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不断寻求新的艺术视角。吉光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但他也注意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他没有把现实主义看成是凝固的东西，而是注意到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新时期我国小说创作的突破，在很重要的方面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与超越。现实主义在其发展道路上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小说到了成熟阶段，作品的重心移向人物，小说家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都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的故事情节，仅仅作为人物性格的载体，情节只作为性格发展的历史。小说家们还把塑造典型性格作为自己美学追求的目标。这种艺术手法一直为艺术家们所沿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段也日趋丰富。电影、电视等新的艺术传播手段的发明，它们在表现社会生活场景和人物外部形象方面所能达到的逼真程度，已使小说的文字描写望尘莫及了。这就促使小说艺术家们进行反思，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一些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家开始注意把人物描写的笔锋转向表现人物的“内心图景”，他们不再注意表现人物的外部形象以及围绕着人物性格而展开的外部环境，而是把重心转向人物性格的内部，努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开掘人物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把展示人物“内心世界”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这种“内心世界审美化”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层次。我国当代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正在迈向这个新的境界。吉光的小说，特别是近年来的作品，也正在向“内心世界审美化”

的新高度迈进。在他的笔下，孟强、孟高好、暨柯（《誓言》）、泽野绢子、秦景春（《琴》）、孙景屏、赵汉生、赵碧枝（《屋》）、孙叶、吴大喜（《锈锁》）等，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新的开掘，从而显出了人物所蕴含的新意。

我还想指出，吉光的作品文辞流畅，充满着生活气息，还不时流露出幽默感，这就使作品更有生气地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地域特色，也使新时期文坛上“湘军”的艺术画廊增加了更丰富的色彩。

人们常说，文学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吉光既做编辑又从事创作，也就是说，既为“他人做嫁衣裳”，也为自己做“嫁衣裳”，这样兼而有之，两全其美，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更加可喜可贺吗！吉光还值盛年，期望他有更多优秀作品问世，为新时期文学增添新光彩！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日

古 槽 门

—

这是古槽门么？

是古槽门。石门槛，石门框，上面拱着半圆形的青砖门帘。那门帘早没了瓦，石门框也破损了，刻在上面的两行对联，被凿掉了下联，露出一行麻子幽幽。

一副破落子弟相！我默然。

三十年了。从这槽门走出去，到走进这槽门，不多不少，整整三十年了。出去时，那气派也够威风的。我父亲八兄弟。我是这个大家族中的头一个大学生。列祖列宗盼望着的“功名”落到我头上，当然光彩。记得，送我上学的那天，全家人喝了三坛子酒，放鞭炮的烟火熏得人睁不开眼。出了槽门，老父亲把我喊住，要我面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槽门跪下：“祖宗在上，不孝男出行千里，祈望庇荫护佑！……”

现在，这槽门似乎高了许多，庄严许多。从槽门往里望

去，还是长长的四方天井，用鹅卵石砌成。四周的条石，或断，或歪，或无，或残缺了。右厢房换成了一色的红砖屋，门窗红漆放光；左边依然如旧，黑黑的木板墙，歪斜的柱子下端被腐蚀和磨损得成了锥型，立在圆圆的垫石上。我记忆里的东西，有的换了，有的还在，有的却不见了。

少了点什么呢？槽门！

是槽门！那是两扇坚硬得连子弹都难以打进的桐木门。厚厚的，沉沉的，转轴牢牢地立在石凹槽中。小时候，有一次，我从父亲的教棍下跑出来，与几个小兄弟推门玩，几双小脚踏在门的横方上，双手把住门闩，大家一齐用劲，槽门便“吱呀吱呀”地往里转动，然后“哐当”一声碰在石门槛上，快活极了。没想被父亲抓住了“拜槽门”。父亲指着门上刻的花纹图案，敲着我的脑壳皮：“败家子，这槽门会毁在你们手里！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鱼跃龙门！不食寒窗之苦，焉能出人头地？”一想起这些，膝盖似乎还隐隐作痛。然而父老兄弟却说：“季光能考上名牌大学，是槽门面前拜出来的，祖宗荫福！……”

突然，斑驳的槽门里涌出数十口人，老老少少把我堵在槽门口。

“哎哟，光叔回来了！”

“光弟，三十年没回家哩！”

“快喊，光爷爷！”

我忙不迭声地招呼着，答应着。

“光叔，你与我想象中的不同呢！”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

汉子走过来。别人告诉我，他是养鸡万元户，我的一个堂侄，全省都蛮有名的。

“什么不同哟？”我问。

“我一想起你呀，嘿……”

“说呀！”

“拜槽门呢！”

众人大笑，我也跟着笑。用手摸着被凿得尽是麻麻幽幽的石门框说：

“那时，这对子还没毁呢！”

“还不是万元户的功劳！”人们又笑了。

“光叔，那是我当造反派干的。现在想来还后悔呢！”万元户抓了抓耳朵，“弄坏了槽门，考不上学校，只得养鸡卖罗！”

说着，一个门高户大的汉子举着条板凳挤进来给我坐。他是谁，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哈，又来了一位老太爷！”万元户笑着把来人推到我面前。

“光哥，还认得我么？我是季庆！”

“啊，是你？我走时，你才十来岁呢！”

“嘿，现在呀，我的儿子昭文快要读大学了呢！”他脸上也流出自得的笑。

“真的么？”我问。

“光叔，你还不信？昭文都向他汇报过几十次了，说门门考得好！”万元户说。

“嘿，考了五年啦，这一回，嘿……”

“分数出来了么？”我问。

“昭文与老师对过答案，没问题！”季庆笑咧了嘴。“光哥，你回来得也巧，今天我置办一件大事，就到我家吃饭吧！万元户也来！”说着，拉起我往正堂屋里走。一边走，一边大声喊：

“昭文，昭文！快来见光叔！”季庆边喊边叨咕着。喊了半天也不见儿子的影子，口骂心不骂地说：“这鬼崽崽，我讲了好多，光叔拜槽门读上大学，步步高升，富贵发财。要他学着点。这个没出息的，光叔回来了，不出来见面。就要读大学了，还这样出不得众，见不得人，听光叔介绍介绍经验嘛！”

二

酒席早就摆好，设在这正堂屋里，好丰盛啊！特别是那血酱鸭，红红的辣椒，脆嫩的子姜，黄黄的甜酱，稠稠的血浆，佐在切得细细的子鸭肉里面，辣辣的，甜甜的，香香的，那味道馋得人直流涎水，大开胃口。

“来来来，光哥，多吃点！省城有血酱鸭吃吗？”

我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嗨，血酱鸭算什么！光叔还在乎这个，人家吃的那席面！见也没见过你们！吃的是海参，墨鱼，鱿鱼……”

“就是我们响石河里的小游鱼？”

“碰鬼你们！鱿鱼，海里面的，最有营养了。懂吗你们？”

能享这口福的，除了拜过槽门考上大学的光叔，泥巴腿子想吃，莫做秋梦！”养鸡万元户到底见过世面，算得个活跃的角色，说话幽默风趣。

“光哥！”季庆站起来，打断万元户的话，举杯对我说，“你带了个好头，昭文才跟上来了。我敬你一杯！”

我有点犹豫，万元户已给我斟满了酒，说：“光叔，庆叔怕莫把你说灵了，哪时哪刻不骂昭文：‘是我的崽，就向光叔学学！’还不该喝上一杯？！”

“好，我喝！”我一口干了。

“好事成双！”季庆又来了。

这个兴是败不得的，我只得又喝上一杯。

“以后，昭文进了大学，还要你多指教呢。这一杯，先敬上了！”

季庆用这条理由、那条理由向我劝酒，一连灌了我八杯。我有点昏昏然了。

“好了，光叔是老大学生，又是专门写文章卖的。问问昭文老弟的文章考得好不好吧！”万元户帮我解围，又出了一个点子。

季庆一听，很是高兴。连叫“好，好。”

“昭文，昭文！来，把你写的文章拿来！”季庆大声地喊。

昭文到底来了。只轻轻地点头喊了一声“光叔”，又低下头去。

“昭文，把考试情况向光叔讲一讲。”

“考上了的，考上了的……”

他的声音很小，反复地说。

“语文考得怎样？”我问。

“考上了的！”

“数学呢？英语呢？”

“考上了的！”

“你怎么知道都比去年考得好呢？”

“考上了的！”

他两眼直呆呆地望着我。我的心象被戳了一下似的颤动着。他那目光，为什么这样？

季庆听了却很舒坦，很高兴。边喝酒边观赏着儿子，象欣赏一件无价之宝。

“昭文，把作文找出来给光叔看看，快去！”

昭文回到房里翻腾了半天，拿出几个作文本来交给我。我随手捡出一本翻阅着。其中一段文字紧紧地叩击着我的心弦，

……考了五年了，讲起来都丢人！我担心会把人考死！难道来到这世上就为的受这个活罪吗？不！我决定逃学。悄悄溜出了校门，走着走着，到了农贸市场。远远地，我看见一个高大而黑瘦的老人。那瘦弱的身躯盘踞在一担高高的干柴边，两手捧着一块又黑又脏的汗帕，那乌黑的嘴唇在啃着汗帕里兜着的冷饭，见人过来，忙起身迎上去：“要柴么？同志，好干柴，松树枝干柴！”当别人不理他扬长而去时，又把嘴唇埋进那洗澡、擦脚、

揩汗并用的脏得发酸发臭的汗帕里，啃啃着那散散粒粒的冷饭。那突出的牙巴骨上下不停地颤动着。我的心一阵抽搐、痉挛：父亲，这是我可怜的父亲呀！为了送儿子读书，一天挑三担柴进城，一担又一担，儿子数不清呀！我无地自容，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也唯恐被他看见而伤他的心。我悄悄地缩回了脚步，往回走，往回走……

·我的眼眶湿润了。模糊中闪动着那作文的题目：《我考，父亲！》我激动而又悲哀。

机灵的万元户仿佛一眼看透了我的心境，不无安慰地对我说：“昭文老弟还是有福气！苦是苦了点，总算跃龙门了！”

“哪有你行！”季庆嘴里称赞着万元户，却明显地有不屑一顾的神色：“你的高楼大厦盖起来了，有颜色的电视机也置办起来了，这排场，这阔气，谁比得上！”

“话不能这么说，庆叔。”万元户既财大气粗，又不无谦虚，“赚钱这买卖，勾是勾引人，哪比得做学问？昭文老弟功成名就，你还怕没清福享？”

“来，来！光哥，干，酒醉英雄汉，喝酒也同送崽读书一样，要有点子硬劲哩！光喝闷酒有啥出息！”季庆高兴得把酒一饮而尽，拉过儿子昭文的手臂，觑在手表上仔仔细细辨认了老半天。大约瞧准了时间，当机立断地说：“时辰到了！”便转身朝祖宗神位作了三个揖：

“祖宗荫福！祖宗荫福！”

然后，拉着几个身粗力大的小青年，随他一起进了正屋

房，又一齐踢踢踏踏地上了木楼梯，楼板被压得嘎嘎作响，只听得几个人齐声喊：“起！”楼上顿时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楼板也发出了更加难以承受的嘎嘎声。慢慢地，沉重的脚步声向楼门口移。没等见人，便见一块又厚又宽又长乌黑发亮的东西，徐徐滑落下来，接着，又一块同样的东西徐徐往下滑落。倏忽间，我对它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那是槽门，我们家的桐木古槽门！

我忙奔过去，掏出手巾拭擦那横方上历史遗留下来的尘埃，急于寻找、辨认我童年时踏在上面的脚印！我仿佛又听到了我们一群小兄弟攀住槽门转动时“吱呀吱呀”动听的音乐，想起当年离家时，父亲教我跪槽门的情景！

我沉浸在遐想之中。季庆他们已将两块桐木大槽门抬到正堂屋中间，细细地擦，细细地洗。人们围着槽门发出各自的议论和感叹。季庆当然表现得最活跃，也最喜悦。

“光哥，我今天清酒，就是为了安槽门，安我们家这两扇古槽门！祖宗传下来的，灵气呢！”

三

人们对于季庆这一壮举，显出敬佩和喜悦的神情。只有万元户两眼鼓鼓地瞪着古槽门出神，惊愕、慌乱、茫然、恍然，各种表情在他脸上复杂地交织着，很不自在。他当初是破“四旧”的红卫兵，领着一帮人来砸了古槽门。石门框上双狮滚绣球的浮雕图案凿掉了，又凿石门框两边的浮雕对联。